

邂逅「跳舞女孩」

《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憶述其在清末到北京考舉人的經歷。尚先生是前清翰林，解放後不久辭世，博學通人也。其所著《周易尚氏學》、重建西漢先賢所傳易象，是書為學者者必讀。尚先生言道，當時赴京考試，所經官道寬數十丈，連續六百里古柳參天，經常數里不見烈日。樹蔭



■ 形似「跳舞女孩」的花。

作者提供圖片

便想起讀尚秉和先生《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憶述其在清末到北京考舉人的經歷。尚先生是前清翰林，解放後不久辭世，博學通人也。其所著《周易尚氏學》、重建西漢先賢所傳易象，是書為學者者必讀。尚先生言道，當時赴京考試，所經官道寬數十丈，連續六百里古柳參天，經常數里不見烈日。樹蔭

（川遊雜記，一）

琴台聚客

潘國森

今年中秋前後，到四川峨眉山參加「峨眉臨濟宗」的學習班，在伏虎寺附近的旅館落腳。幾天下來，竟然抽不出時間一遊伏虎寺和鄰近的報國寺，真是咫尺天涯了。從成都雙流國際機場乘車約兩小時即到峨眉山市，途經眉山、彭山等地。眾所周知，眉山是蘇東坡的故鄉。彭山，則據九旬老人先前賄告，是壽高八百彭祖的老家。九旬老人於一九四一年抗戰期間，由重慶到成都，路經眉山、彭山。七十三年過去，擔心那「彭祖舊墟」和供奉《陳情表》作者李密的忠烈祠

下有小販賣茶、賣酒、賣餅，「疲則憩、熱則乘涼、渴飲飢食」，「雖遠行而有閒適之趣」。後來鐵路興，古木盡毀，官道官地為平民佔用，只餘兩條路軌之寬。峨眉山山質清冽，平素不嗜辣的同学，在這幾天都能吃辣。此間早晚溫差不如想像中之大，帶來的寒衣未派用場。山居沒有甚麼夜生活可言，想起少年時偶讀錢鍾書的《一個個偏見》，文中引南北朝詩人王籍的名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來到峨眉山，方知此聯的意趣。還有久違的「雞犬相聞」。後來問旅館主人，自己養的母雞會否宰來吃，主人搖頭說不。守門的大黑犬很會認人，見旅館的住客必不吠，似為甚有靈性。

（川遊雜記，二）

不想如此可以怎樣？

舉例說，有一天我放工後去上學，放學時累極了，趕往乘長途巴士回家，卻眼巴巴看着車子開出了，在等車期間被人打失且言不遜，心想「都是上同一輛巴士吧，管他的」。車來了，打尖者要了樓上最後一個空位，我坐樓下近門處，一下子便擠滿乘客，其後上來一位拿手杖的老人，大家都扮作看不見，我讓座，站着打瞌睡，心想：「上天要我乘這班車坐這位置，是要為這老人留一個位。」累也樂了！

為了賺錢，旅行團完全不顧商業道德，收費高但服務差。我們在聖彼得堡吃了兩頓午餐，侍應生偷懶，不肯逐一分派碗碟，而是面黑黑地站立抬頭，將碟子飛過來。這種惡劣態度，令我想起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國營飯店：「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如今內地很少再見到了。

任誰都會在生活中遇上不如意或無奈的際遇，分別在於我們如何去面對，是接受？努力爭取？改變心態？個人成敗便在於如何去處理自己的際遇。香港地鐵以前有個宣傳彈性上班的廣告，當中的口號「唔想咁，可以點？」對我影響至深，每當我面對不如意時，便想起這句說話，會問自己：「既然不想面對這困境，我可以如何為自己謀出路？」於是，可以改變現狀的便盡力去改變，不能改變的，便調校自己的心態。習慣下來，便能經常保持愉快的心情。

國家領導人，如：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現在他們都不見了，僅留下列寧和斯大林。遍尋普京套娃不獲，是不敢向他開玩笑吧？中國曾經和蘇聯以兄弟相稱，蘇聯雖已解體，兄弟間的許多「習俗」仍保留下來，似曾相識。星期日早上我們經過市中心公園，大片空地被老中青三批人佔據，大跳交誼舞和搖滾舞，音樂響徹雲霄，十分精彩。我們的旅行團中有英國人，他們被那種震撼場面嚇壞了。我們見怪不怪，上海黃浦江邊更熱鬧。

為了多賺錢，俄國旅行團強迫遊客購物，就像香港的內地購物團一樣，被困在商店內個多小時，導遊失了蹤。最令人氣憤的是，有一次我們聚集公園的一座雕像下，聽導遊訴苦，薪水低，政府不提供公屋，生活困難。說了半天，團友三急，導遊立即有藉口帶我們去商店；據她說，只有商店才有廁所設備。如此這般，又浪費幾小時。後來才知道，公園那座雕像，原來是俄國著名詩人普希金，導遊沒提他一句。

十多年前的冬天曾去過莫斯科，可能是天氣關係，市面一遍陰森，行人面目呆板。今夏去聖彼得堡，氣氛好多了，女孩子鮮豔的裙子超短，朝氣蓬勃。旅行團導遊帶我們參觀當地菜市場，蔬果種類比起英國更豐富。女導遊說，他們如今所欠缺的，只是錢。

老大哥

為了多賺錢，俄國旅行團強迫遊客購物，就像香港的內地購物團一樣，被困在商店內個多小時，導遊失了蹤。最令人氣憤的是，有一次我們聚集公園的一座雕像下，聽導遊訴苦，薪水低，政府不提供公屋，生活困難。說了半天，團友三急，導遊立即有藉口帶我們去商店；據她說，只有商店才有廁所設備。如此這般，又浪費幾小時。後來才知道，公園那座雕像，原來是俄國著名詩人普希金，導遊沒提他一句。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我們一班中學一起成長的好同學，雖然已分散世界各地，近年透過智能電話的功能，得以同一時間互通消息，讓大家那麼遠這麼近。

跳出框框

蒙妮卡

十多年前的冬天曾去過莫斯科，可能是天氣關係，市面一遍陰森，行人面目呆板。今夏去聖彼得堡，氣氛好多了，女孩子鮮豔的裙子超短，朝氣蓬勃。旅行團導遊帶我們參觀當地菜市場，蔬果種類比起英國更豐富。女導遊說，他們如今所欠缺的，只是錢。

貓

進了門，沒看到母親。父親說去翔宇家探望去了，他又被貓抓傷了，去醫院打狂犬疫苗剛回來。翔宇家的貓，是從我家要的。兩個月前，翔宇剛被這隻貓抓傷過一次。

姥姥帶著她家的貓，到我家住了段時間。那隻貓，是隻皮毛灰黑斑紋勻稱的母貓。姥姥回家前，那隻貓生了三隻貓崽子。兩隻有灰黑色斑紋，另一隻是白黃相間的花貓。小貓崽笨拙而乖巧，相貌可愛，很招人喜歡。小貓剛生下來，就各自有主了。我家要一隻，妹妹家要一隻，鐵哥們家要一隻。

貓崽子長到一個月大，鐵哥們的兒子翔宇就跑來，把其中一隻個大能吃的選走了。他把那隻貓帶回家時，母親就告訴翔宇的媽媽別讓孩子逗貓玩，以免被小貓抓傷。貓崽子帶到翔宇家沒兩天，突然被他家的狗驚嚇到了，鑽進一個深窟窿裡出不來。翔宇伸手進去，硬要把牠掏出來，結果手背讓貓崽子給抓傷了。為防萬一，只得到鎮衛生院注射狂犬疫苗。

按療程注射完疫苗沒多久，他爸媽去山上撿了兩天松子。天太熱，第二天沒帶他，千叮萬囑咐讓他在別家別亂皮（調皮），才半天工夫，又讓小貓給抓傷了。為求保險，第二次去了鎮衛生院，要再注射一輪狂犬疫苗。

不算工夫和受罪，注射一輪狂犬疫苗，得三百多元。兩輪下來，怎麼也得六百多。在我們這兒，買一隻普通的家貓，不會超過五、六十元，僅兩次疫苗的費用，就夠他家買十多隻貓的了。鐵哥們很生氣，把小貓打了個半死，可這根本無濟於事。

家有小孩，養小貓小狗必須得慎重。去年別人送我家一隻小貓，小外甥如獲至寶，非要弄他家去養。母親阻止不了，就讓他抱走了。過了不到三個月，小外甥逗狗玩時不小心被抓傷了，也是按程序注射了狂犬疫苗。不過，那隻小狗當天就被妹夫摔死了。

孩子一旦被貓狗咬傷抓傷，就遷怒於貓狗，把貓狗殘忍地打傷打死，這是不可取的。八、九歲的孩子，只要教育看護到位，是不可能逮着小貓小狗玩並被咬傷抓傷的。

條件富裕的人家，喜歡養寵物，選擇寵物貓的，大有人在。她姥家的貓生了貓崽子後，我家也搶先要了一隻。我家要貓，不是當寵物養，而是為了驅趕老鼠。小鎮上的家中，偶爾能見到一兩隻老鼠，有隻貓養在院落中，老鼠就不敢進門了。老家那地方，村裡老鼠多，捕鼠器、捕鼠藥，只能管一時，沒法起到長效。自從她姥家的貓住進老家，周圍就連一隻老鼠都沒有了。貓，就是老鼠的剋星。

我小時候，也是把貓當玩意兒養的。一個周六，中午放了學，我在路上就和村裡的三狗哥、寧寧哥商量好了。回家放下書包，都沒跟父母說，三個小孩頂着烈日，偷偷去我姥娘家要小貓。去我姥娘家，先要翻過一座大山，接着過一條小河，再走七八里路才到。小孩的想法簡單，以為偷偷去偷偷回，貓就要來了。我們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

山上的路，到處堆滿亂石，長滿雜草，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倒滾下山崖。十幾米高的懸崖峭壁，莫說是人，山羊跌下去也未必能活。山下的河道

裡，流水潺潺，清澈見底，河底挖有深坑，有的地方淺，有的地方深，幾個小孩都不會游泳，又不知深淺，一旦躲進深水裡，恐怕不止是喝多少水的問題。

三狗哥的姥姥家，和我姥娘家同村。我們三個小孩，莽撞而行，幸虧沒有岔路，邊走邊問，竟然摸對了地方。到了姥娘家，姥姥和小舅沒有平常那麼高興，一個勁問這問那。知道我是瞞着父母來要小貓的，姥姥給我捲了個煎餅先吃着，又忙着做飯給我吃。她怕我父母着急，囑咐小舅過會兒盡早把我送回去。二十多年前，村裡沒有電話，聯繫極不方便。

我正坐在姥娘家門檻上吃煎餅，才咬了幾口呢，母親就趕來了。她進門後啥都沒說，擦了把汗，拽過我就賞巴掌。我屁股一疼，連煎餅都扔了。

長大後，母親跟我提過這事多次。那天，她和父親從地裡幹活回來，又累又熱，沒見着我。就去三狗哥和寧寧哥家問，也沒見着他倆。三家大人這才急了，分頭四處找。母親說她們當時連村裡的水井水塘都撈了，還是不見人影。去姥娘家找，是聽山上一個放羊的老頭說，有三個小孩朝我姥娘家方向走了，才抱着一絲希望，一把眼淚一把汗找過去。

挨揍的時候，我心裡委屈，要是不找，過不多久我們就回去了。若是提前跟父母說去姥娘家要小貓，他們肯定不讓去。自己偷偷跑這麼遠路，累和熱不說，貓沒見着，還得挨上一頓揍，心裡怎麼可能理解？那一次要貓的經歷，最後以沒要到結束。

後來，我家養過幾年貓。一隻灰黑斑紋的小花貓，時常在我的記憶裡跳躍，有時甚至能聽見牠喵喵地叫。我的右手中指上，至今還有處被貓咬傷的齒痕。那是我用螞蟥和蟬逗貓留下的印跡。小時候，逮了會飛的大螞

蚱和蟬，總要用一根線繩拴住，拽着線繩的一端，讓牠們繞着飛。小花貓喜歡吃肉，見到螞蚱和蟬，一跳一跳想過去抓。螞蚱脫了線，蹦到我家院中的刺槐樹上，眼看被爬上樹的花貓撲住，我急忙貓口奪食，手指就被貓咬破了。

那時沒聽說過什麼打疫苗，只是粗略用布條包紮了一下，就又玩去了。村裡和我一樣讓貓狗咬傷、抓傷的大人和小孩，也是像我這樣處理，僥倖的是都沒出啥意外。如今回頭看，這種情況，選擇包紮止血完全是錯誤的。被貓狗抓咬傷，立刻用肥皂流水沖洗，才是正理。至於打不打狂犬疫苗和免疫球蛋白，那得再視具體情況而定。

提到貓，我又想到那首取名《波斯貓》的歌曲。伴着音樂，一隻白絨球樣的波斯貓，在房間裡躡上躡下，喵喵喵……喵喵喵地叫，鬧得多歡！

家中養貓，是讓牠捉老鼠，還是為了當寵物，都不要緊。要緊的是我們必須懂得，貓兒不是人，牠們不懂人的規矩。跟牠們在一起，一不要距離太近，二不能挑逗和激惹牠們，還有，就是得學會防護，隨時隨地都注意。



■ 貓

網上圖片

贏在起跑線？

香港幼稚園已具很高水平，校與校之間的差別其實不大，集中訓練幼兒學習的技巧及培養良好習慣等方面幾乎每間幼稚園都能達到一定水平。此外，多位業內人士都強調家長的角色，若小朋友在家中養成壞習慣，單靠老師把它糾正過來並不易。因此，再好的幼稚園或學校，沒有家長的配合，效果只會事倍功半。「家校合一」絕對是致勝的關鍵。

說回前段提及的兩兄妹，入讀的幼稚園不算是名校，本應不屬於一般家長眼中的「贏在起跑線」，然而兄妹倆喜歡閱讀，愛學習新知識，有正確的學習態度，打好了根基。這與兄妹的父母都喜愛閱讀不無關係，每到空餘時間，他們不會拿出手機玩遊戲或講電話，而會選擇閱讀，有時是故事書、有時是歷史書或科學圖書。這個習慣令他們的中英文能力不斷進步，表達能力亦略勝同年小朋友。或許世上根本沒有特定的起跑線，而每個孩子的成長路也不應只有他自己，更重要的是有父母在旁，給予引導及鼓勵，他們才會有力氣和信心愈跑愈遠。配合學校的教育，最終覺得理想的將來，當你為子女報讀哪間幼稚園而煩惱時，請先問問自己有多願意為這新生命改變呢？你會為他講故事、唱兒歌嗎？會為他改掉不吃蔬菜的壞習慣嗎？你會陪伴孩子放棄電視劇及遊戲機嗎？孩子有一對會承擔的父母，一定不會輸到哪裡去！

「王大錘」告訴我們，內地影視產業與視頻網站的關係，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親密過。例如過去曾經有些煤老闆熱衷砸錢拍電影，但他們比起今天互聯網大鱷進軍電影業，簡直有天壤之別。僅以優酷土豆為例，僅僅半年時間，他們便參與了《等風來》、《竊聽風雲》、《白髮魔女》、《黃金時代》、《智取威虎山》等八部電影的聯合出品，總票房高達二十億元，佔同期國產電影總票房的百分之四十六。最近，優酷土豆更是單獨成立了一新耳目的「六大舉措」，宣言要搞大數據、商業、衍生經營、IP轉化、新影人和粉絲互動、步步為營成就線上線下融合的「O+O電影」。

據悉，除優酷土豆成立合「影業」之外，最近還有華誼兄弟聯手騰訊共同打造O+O娛樂社交平台「星影聯盟」、聯通攜手星娛樂推出「聯通MO+視頻影視聯盟」、百度和華策影視成立合資公司等等。另有愈來愈多的影視大腕也紛紛加盟其中，例如張藝謀、陸川簽約樂視，李連杰、王家衛、陳可辛、周星馳相繼加盟阿里影業等。就這樣風起雲湧，王大錘來了。他雖然是一個一文不名的空想家，但他的支持者卻一點也不窮——中國影視業的又一個春天，難道還會遙遠嗎？

思旋天地

思旋

相信大家都「贏在起跑線」上，這說法一定不會陌生，有些父母更是深信不疑，從一些父母在孩子未出生已四處打探幼稚園資料可知一二。但香港眾多幼稚園的師資或設備會有很大差異嗎？小朋友未能進入心儀的幼稚園，真的會輸在起跑線上嗎？贏輸的定義是什麼？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在互聯網時代，各行各業的生態變化真是風起雲湧。這不，內地影視業無意中又來了一個王大錘。

王大錘是誰？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九月七日說：「王大錘是一個一文不名的空想家，但他的支持者卻一點也不窮。」這家網站還說，「王大錘」是一部名為《萬萬沒想到》的中國電視劇的男主角。《萬萬沒想到》由在美國上市的優酷土豆集團製作，自去年上線以來點擊量已達數億次。」

說實話，在網上看此新聞時，這「已達數億次」的天文數字倒沒怎麼讓小狸吃驚，小狸「萬萬沒想到」的是，這個大受歡迎的電視劇竟然是優酷土豆集團自行製作的。

由此小狸才發現，「王大錘」來了。或者正如《華爾街日報》網站所說，「中國互聯網企業繼網絡影視光盤租賃公司和雅虎公司之後投資原創電視劇」真的來了。

循着「王大錘」的足跡，小狸又發現，從二零零九年土豆網製作的《M+雷》開始，以視頻網站為製播平台的國產原創劇歷經五年發展，在製作水準、明星陣容和人氣、收益等方面都逐漸擺脫「屌絲氣質」，走向「高大上」了。特別是進入二零一四年以後，國產原創劇呈現一種「大爆炸」態勢，其數量預計將高達一千七百集，大約比去年增長將近一半，而且很明顯是在朝着「大製作、大明星、大導演」的方向發展。

「王大錘」告訴我們，內地影視產業與視頻網站的關係，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親密過。例如過去曾經有些煤老闆熱衷砸錢拍電影，但他們比起今天互聯網大鱷進軍電影業，簡直有天壤之別。僅以優酷土豆為例，僅僅半年時間，他們便參與了《等風來》、《竊聽風雲》、《白髮魔女》、《黃金時代》、《智取威虎山》等八部電影的聯合出品，總票房高達二十億元，佔同期國產電影總票房的百分之四十六。最近，優酷土豆更是單獨成立了一新耳目的「六大舉措」，宣言要搞大數據、商業、衍生經營、IP轉化、新影人和粉絲互動、步步為營成就線上線下融合的「O+O電影」。

據悉，除優酷土豆成立合「影業」之外，最近還有華誼兄弟聯手騰訊共同打造O+O娛樂社交平台「星影聯盟」、聯通攜手星娛樂推出「聯通MO+視頻影視聯盟」、百度和華策影視成立合資公司等等。另有愈來愈多的影視大腕也紛紛加盟其中，例如張藝謀、陸川簽約樂視，李連杰、王家衛、陳可辛、周星馳相繼加盟阿里影業等。就這樣風起雲湧，王大錘來了。他雖然是一個一文不名的空想家，但他的支持者卻一點也不窮——中國影視業的又一個春天，難道還會遙遠嗎？

舊皮鞋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日前整理鞋櫃，發現有幾對九成新的皮鞋。因為是皮底或薄膠底，因年紀老邁，害怕鞋底容易濕滑而導致跌倒，因此多年不敢再穿。

因此，把它擦亮收拾好，問小兒子要不要。他連看也不看，便說不要。拿到辦公室問有無合穿的，他們都說，哪有穿人家的舊鞋的？拿去「救世軍」的舊衣物收存站罷。想當年，小兒子把款式舊的領帶給我，我也是照打如儀。有一年去羅湖拜祭母墳，運動鞋突然甩底，只好到大埔大兒子的家中，換上他的一雙舊皮鞋，至今仍然穿著。世界輪流轉，我們那個舊年代，是兒女穿上父母的舊衣服，兒姊穿的不合身了，再傳給弟妹，舊衣服裁短放闊，家人傳承，習以為常。

就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內地由於錯誤的「舉三面紅旗」，搞「大躍進」，衣食奇缺，港人把糧食和舊衣服送回內地，接濟親友，比比皆是。今天豐衣足食，哪還有傳承舊衣服鞋子呢？

正是我們這一代生長於並不富足的年代，戰時物資匱乏，戰後百業蕭條，就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也並不是一個物質那麼豐盛的社會。那時候，哪有崇尚名牌的風氣？哪有普遍的「豪門夜宴」？我們這一代，由於苦難的經歷，因而養成節儉的習慣。例如衣物是用破用壞了才丟棄，但現在不少青年人是把舊的不合時髦的便丟棄掉。我知道有些朋友是把買回來的衣物或鞋子，再看看不合心意，就是全新的也丟棄掉。我卻是一如既往，一套西裝可以穿上三十多年，不是沒有能力添置新的，只是覺得丟棄了可惜。我不講究款式和色澤，即使稍為狹窄一點的衣褲，只要勉強能穿得上，便不丟棄。

因此，要我丟棄幾對九成新的皮鞋，便有依依不捨的感覺。